

湘

軍

志

臨淮篇第九

湘軍志九

當安慶江甯之陷民士流亾棲集無所而皖豫楚邊地曠俗悍不甘於坐弊梟鷲姦滑者皆得扇誘徒眾挾以自彊則李兆受苗沛霖恣其傾危復倚官勢介於江淮肘掖之間亦若足以為患言兵者深憂之故朝廷恆特命一重臣專治淮北軍官軍皆苦乏餉而李兆受擁軍以致巨富言團練者苦不相聯結而苗練以橫疆見重於寇因以抗官軍二人之見羈縻皆由勝保咸豐八年五月勝保袁甲三奏言年來南軍屢捷逆燄就衰而金陵未即克皖北未肅清者皆由李兆受糾黨二三萬

橫截官軍以助賊勢旬結北捻以樹賊援今臣軍適當
下蔡寇捻之交李兆受請進兵舒城願為內應宿州以
南羣盜經苗沛霖勦撫有效臣袁甲三即可南下扼淮
合力攻賊於是勝保躬至清流關兆受率其弟及頭目
十餘人迎見更兆受名世忠 詔授勝保欽差大臣專
督安徽軍袁甲三專討三省捻寇沛霖亦受節度平懷
遠諸圩是時李續賓方克九江進兵舒桐廬州羣寇震
懼九月世忠以天長歸誠留其眾號稱萬七千人列為
豫勝營不請餉令捆鹽自賣以給軍沛霖連營澮水十
二月捻寇圍攻之旋解去九年正月捻寇薛之元以江

浦反正與世忠共攻浦口寇城克之勝保劾罷甲三咎
以專防徐宿 詔總兵傅振邦代領甲三軍振邦因與
沛霖共攻擒寇於鳳陽北多所禽斬四月張元龍以鳳
陽府縣城歸誠因收臨淮關沛霖復從振邦攻下肥水
南叛圩積功記名道員加運使銜其時自江至淮號為
王土世忠亦以保滁州守來安收全椒功授參將六月
勝保悉兵拒寇盱眙安徽巡撫翁同書居定遠危懼出
走壽州擒寇遂陷定遠八月 詔起袁甲三以漕督屯
防將壩勝保移營五河其時江浦六合天長盱眙復為
寇陷而擒寇復踞鳳陽臨淮勝保以母喪歸袁甲三代

之十二月沛霖從官軍復臨淮十年正月世忠復進兵
滁西以應定遠官軍收鳳陽沛霖以功補川北道然不
冠服令其下稱之先生所平圩輒置長收其田入之半
緣道設關隘籠斷公私渦澮潁之間苗練為豪矣世忠
則授江南提督自滁以西北屬五河皆其關鎮然勢弱
沛霖視之蔑如也勝保改督河南軍而甲三屯懷遠患
翁同書之懦奏以湘軍將李續宜用按察使補安徽巡
撫復奏用習沛霖者賈臻張學醇為藩臬以為假湘軍
威臻等游說可駕馭沛霖 文宗悉從之續宜不能來
臻至遂署巡撫八月英吉利兵船犯大沽天津師潰

詔勝保總勤王師徵及苗練於是沛霖大喜設高臺聚大衆號哭言夷變事陰欲其下推戴衆相視默然而罷俄而和議成安徽寇復蹂淮北地苗李軍頻敗亦稍通寇相首尾十月沛霖遣徵壽州練總集下蔡領旂後者斬壽州練局因搜城中苗練總七人殺之翁同書居城中為孫家秦徐立壯所劫因奏沛霖跋扈狀會蒙城宿州亦告官誅苗黨沛霖忿聚衆誓先取壽州甲三兵弱不能問懼大亂之不可弭也頗谷同書因誓立壯及家秦十一年正月沛霖攻壽州立壯等亦自聚衆禦之欽撫臣言苗事者前後百疏卒持兩端不敢公言討日夜

促湘軍赴援湘軍實無意及之因奏言勝保可制沛霖而勝保杜山東陽引沛霖自重實亦不敢至也淮南北亂已十年是時洪寇盛夷事亟行在宵旰憂勤而同書等曰張苗勢議論交訐沛霖益恣同書知援絕糧且盡又惡徐立壯招寇自助因案誅之執孫家泰繫獄中沛霖遣練總從張學醇至正陽關因奪關絕糧道學醇走壽州將檻送家泰家泰自殺城中人兇懼復議死守守百日食絕斗米至十萬錢九月城中姦人開門迎沛霖沛霖入謁同書請同書奏已不叛狀

命彭玉麟為

巡撫玉麟固辭

穆宗即位尤

復授李續宜而沛霖以其間略地脅眾徒淫肆無遠志也同治元年正月湘軍將成大吉等出固始援潁州多隆阿進攻廬州二月曾國荃前鋒至無為巢水軍下濡須朝議以金陵可乘詔世忠會師世忠乃愬已軍乏請月給萬二千人餉且請增調戰船江甯寇攻世忠沿江三屯陷之遂陷江浦分黨攻六合世忠部將城守三月成大吉等軍進潁州寇解潁州圍南走沛霖見官軍勢盛請命於勝保以討捻自贖勝保以聞且奏止湘軍四月多隆阿大破陳玉成遂克廬州玉成前結沛霖通捻寇以合據潁壽因走壽州沛霖恐多隆阿兵遂進

因誘禽玉成送勝保潁州軍中語具曾軍後篇勝保既
妒湘軍功且欲養沛霖固兵柄陰右之沛霖又收潁上
城以為功李續宜既惡賈臻勝保復奏臻功語侵袁甲
三續宜因以和衷為詞置潁州度外甲三亦請疾去李
續宜代為欽差大臣雅不欲居臨淮而安徽事大定所
部萬餘人當戍淮南北又先大言必討苗練慮發難以
不勝為笑假母喪固辭多隆阿亦奉 詔赴陝西江北
空虛 詔從續宜請以唐訓方為巡撫當是時中外達
官相詛誓者皆以撫安徽為靳甲三聞續宜去遂亦稱
病篤待唐訓方至而行閏八月沛霖空壽州及正陽關

蔣凝學分軍屯守蕭慶衍屯霍邱成大吉毛有銘屯潁
州營於三河尖又分軍屯固始王載駟屯六安皆續宜
部將也袁甲三部軍水陸馬步二萬餘人分屯五河靈
壁鳳陽定遠懷遠蒙城以張得勝王才秀朱淮森徐鶻
宋慶等為大將又頗襍用練丁率不任戰守仍倚李世
忠為助訓方雖起軍中舊部已散倉卒召募復遣防廬
州安徽四戰地農商逃亾租稅無所出故至臨淮者輒
貧弱為沛霖世忠所輕世忠所據地瀕江猶時與寇爭
沛霖自依勝保益收潁南北丁糧陰結捻寇無外患勝
保移陝西騰章詆楚師為沛霖請隸於僧格林沁僧格

林沁駐軍山東初亦惡沛霖沛霖偵知外藩王子驕貴寄耳目於左右又自負忠勇以湘軍為邀功因間之果奏調苗沛霖倚以平捻沛霖復憚行陽言當赴陝助勝保道路藉藉以為苗練反苗練實不能反而勝保遂以此得罪逮問沛霖乃自結於僧王矣十月潁壽圩丁並殺湘軍樵采者以挑釁沛霖因懇請撤楚師僧格林沁犒苗練軍萬金徵之從征曾國藩知湘軍力未足自固因託以和巢含舒空虛撤壽州正陽屯軍退守霍邱舒城廷議大駭僧格林沁慙沮更奏辯然沛霖猶未敢起是月江甯寇北渡者十數萬掠江浦浦口西陷含山

和巢言者疑李世忠與句通世忠自陳戰功且請餉曾
國藩與銀二萬五千米二千石二年正月世忠沛霖爭
鹽戰於洪澤湖世忠遂盡錮西壩棧隨襄高良澗以遏
運舟湘淮軍衝澗以通運唐訓方恐生變因奏其狀世
忠既結怨沛霖亦防官軍率所部北屯五河二月寇悉
陷世忠沿江屯世忠留五河不能歸奏納己官以贖勝
保罪 詔奪官留軍又以江浦不守請罷奏以朱元興
統其軍 詔仍留任令堅守滁州六合其時捻首張洛
行已就俘斬沛霖率眾至蒙城失所恃因謁巡撫請散
練歸農訓方示諭諸團圩沛霖因潛斷渦水絕臨淮蒙

城糧道訓方自宿馳還營僧格林沁已移山東猶以恐
生變為言請示羈縻溲霖揚言僧王殺已降不足為盡
力即襲懷遠距之攻壽州掠潁上陷鳳臺圍按察使馬
新貽於蒙城練黨號百萬然皆烏合屯聚相持無他技
壽州知州毛維翼者李續宜所委用將五百人自衛本
起奔走小使無文武材溲霖故輕之四月蔣凝學援壽
州輕敵深入致敗凝學意阻止屯九里溝不敢進毛有
銘繼之亦遂合屯潁州知府英翰遙為聲援而已捻寇
自六安合犯定遠歐陽勝美自廬州來援寇退南走周
寬世移屯六安成大吉進潁州巢和含山寇南渡天長

六合來安皆解嚴五月江南水陸軍克九洲蕭慶衍屯江浦臨淮餉匱絕訓方自食半菽與士卒均糧詔袁甲三於陳州募米甲三遣募之亳州太和民團得千石以濟軍徵淮揚水軍自洪澤湖入淮李鴻章以太和戰事亟奏留水軍僧格林沁攻淄川寇久不下朝旨以討沛霖責之乃先遣馬隊至宿州六月戊寅下蔡盜夜開壽州城毛維翼死之將帥自曾國藩以下罰降有差沛霖西窺霍邱七月水軍將丁泗濱王吉率三板船百入淮清江軍將黃開榜率百船繼至李世忠亦遣千人出鳳陽西南訓方檄馬新貽還臨淮移英翰守蒙城

沛霖增壘夾淮以斷淮水戰船不得行運道復斷於是水陸軍皆焚船燒屯退保臨淮沛霖以為官軍破亾可翹足而待八月江北大將都興阿自揚州遣軍二千以王萬清等將之又遣富明阿將馬步二千為統將以援臨淮僧格林沁遣陳國瑞將三千人援蒙城國瑞驍銳自喜至則頻戰破蒙城北五圩沛霖先為外壕自固憑壘發礮多傷官軍九月乙卯國瑞乘雨越壕身督戰斬退者軍冒礮石死傷相積卒不能入城凡傷死八百餘人乃止不進富明阿將所部循淮北岸卒世忠增遣萬人循南岸同進時蒙城守軍五千人援軍三倍之餘防

戍軍近二萬諸民圩見官勢盛爭反正壽州鄉民田端書等燒沛霖糧臺圍其下蔡屯眾至二萬十月李世忠平壽州東二十六圩克夏砦乙未僧格林沁前軍至蒙城富明阿陳國瑞英翰軍始合富明阿言英翰前屯小澗而蒙城外無軍屯以此劾巡撫唐訓方丙申訓方遣軍規懷遠先攻蚌埠諸圩皆斂眾以過軍蚌埠寇知勢孤遂歸誠請獻懷遠贖死庚子夜官軍薄懷遠城東門開遂收懷遠其夜官軍圍蒙城者方攻外壕沛霖自巡壕跳而顛從沛霖者斫殺之斬其頭送王萬清屯外萬清秘之以巡壕斫死上功或曰殺沛霖者陳玉成舊黨

也萬清殺之以滅口云沛霖死餘眾聞之瓦解富明阿等遂入蒙城壬寅收下蔡悉捕諸苗及沛霖妻子十一月甲辰朔陳國瑞裨將宋慶挾苗景開至壽州壽州反正李世忠亦遣將入壽州爭門相殺殺朱元興杜宜魁乙巳蔣凝學收潁上丁未毛有銘收正陽關己酉凝學軍至不相聞各隔水發礮相擊其後有銘知之乃解僧格林沁奏以為湘軍爭功及詔訊得其實世忠亦自領眾還滁州諸客軍皆罷訓方循撫諸圩收其兵械奏移鳳臺治下蔡於雉河集增立渦陽縣城將大有所治未幾用富明阿前奏降官去喬松年代為巡撫淮南無

事無所用湘軍矣三年正月癸卯朔李世忠移文總督以所守六城請官軍接防遣散水軍以船礮入官其豫勝營宜罷或調令隨征唯命先是僧格林沁奏請以世忠軍攻寇江南事下曾國藩國藩言提督李世忠為眾惡所歸咎有二端一則心跡難測一則專利擾民臣於元年接統其軍猶慮其反覆叵測倒行逆施厥後搜獲寇中文書中言力攻二浦始知李世忠實無通賊之事及其身探甲冑馳檄討苗若自知不為斯世所容而借此以求表白者壽州下蔡其部將被執殺者三人李世忠詞氣遜順無往年倔强之態亦若自知禍謫將至委

婉以求苟全者今既新有助順之功誠不宜追究既往之事至於調勦以資其力臣愚竊以為不可夫降將驕兵力有餘則必跋扈而不可制力不足則徒壞法紀而反為我累故借助於人者行軍之大忌也淮上之往事惟以官軍見輕而權勢下移今李世忠之部曲實弱於臣軍奈何欲倚之乎且僧格林沁嘗調苗練矣迄不應命反激其變非計之得也臣當遵 旨諭令李世忠遣散部眾交還城沙退出釐丰停給餉鹽將其放還田里保全末路以宣 朝廷之威德奏上而世忠已有此請三月世忠悉發已貲及餘鹽給其軍三萬餘人人各數

萬錢多者數十萬又官欠餉鹽五十萬包及修渦陽新城助錢萬萬修滁州學助錢五千萬滁州屯田牛種資本銀七萬助總督軍餉銀二十五萬九千呈請回籍葬親有 詔褒許江北悉定六月江甯復羣捻皆北趨不復至淮南矣自苗沛霖之未平潁亳有盜輒以苗黨為名及其死諸城指顧而定所謂一夫作亂者邪世忠為捻巨魁手殺何桂珍比於狼子及其後度勢善變終享富貴一門至一品者五人貲產號百萬曾國藩桂珍執友也力足以報讎而不能罪反引公義保全之世忠其可謂知悔者江甯平後八年世忠游揚州遇陳國瑞追

銜壽州爭門事誘執國瑞置舟中國瑞從子呼救兩湖
商船以鄉情應之者萬數世忠大懼舍舟走免曾國藩
索其事以國瑞彊梁世忠陰恨奏奪世忠官國瑞故總
兵降為都司江淮之間復流言世忠謀叛詔國藩訪
察乃遣人至固始探世忠所居則堂上設義塾竹攤董
垣與鄉農襍居羣疑乃釋焉

臨淮篇第九

援江西篇第十

湘軍志十

直省分疆同於一統而其私財力也甚於列國利害不相及故也自張芾蔣文慶委禍江南而寇難踵至或死或困智者鑒之則曾國藩治水陸軍以應江忠源胡林翼竭湖北以事九江安慶肫肫乎其忠乎燁燁乎其威也不求功名功名固成然自是以外無間焉者何哉故曰非常者非常人之所為也所貴乎豪傑者為其能開拓心志轉移俗人之風尚也然而陳不占習勇而蹈義曹參畫一而作歌前事之師成功一也湖南壤地褊小無爭衡上國之志咸同以來天下莫強焉朝夕應人之

求而已日富強巡撫布政使雖自他省至者素有成見見湖南省例不如彼則亦治兵籌餉以待四方之急豈非駭秉章倡之耶秉章前撫湖南境內之不能防其後縱橫四出無功之不立鑒覆轍知改弭故也江西與湖南唇齒自曾軍出時謀者已言當出軍瀏醴乃能自立秉章委事左宗棠宗棠韙其言以力不足故罷未一歲湖北江西并淪陷湖南力愈不足乃始汲汲治援軍尤傾國以事江西殆所謂收之桑榆者耶鄉使秉章不聽宗棠宗棠久持力不足之說則湖南之亾可待也湖南亾而曾胡湘軍亦終困躓漂散無以自固然則洪寇之

滅湖南之盛援江西之力也而論者曰此非願所及會有天幸乘國運稟廟算耳則江浙何以傾覆閩廣何以不振秉章之功焉可誣哉咸豐三年江忠源守南昌羅澤南往援將兵勇幾四千雖無大功而湘軍習戰自此起五年臨江瑞袁吉安陷沒湖南東界盡鄰寇廣東土寇復出郴贛間欲合大眾劉長佑王珍等軍轉戰鄰郴江西巡撫頻奏調劉長佑十一月郴寇平長佑回軍屯醴陵十二月詔秉章募二千人具器械餉糧助江西秉章奏言湖南自桂東北至平江千餘里壤地毗連江西臨江瑞袁民氣積弱遇賊輒靡多迎導納貢民賊

合為一官驛不通然袁州地居總要距臨瑞吉安道里
適均郵旅通行之路也楚軍赴援當先規袁州然後東
北可以援瑞臨東南可以援吉安劉長佑所部千五百
人增五百則為二千人二千人易辦然未足以戰守也
臣今悉徵南北勁軍分隸劉長佑期會醴陵瀏陽兩道
並出以厚其力則江西得援兵之效而於湖南窘蹙之
局勢亦翩然舒展進退自如乃增調蕭啟江軍與長佑
合五千人長佑進萍鄉啟江進萬載未發而袁州寇輕
騎略萍鄉醴陵屯將毛英勃躬率所部二百人約田興
恕軍四百人往爭城興恕後英勃赴急先往遇寇城下

直奔之寇退遂入城助守寇屯蘆谿不進英勃計曰我
兵少待其至而合圍勢必不利不如先攻之破其前鋒
則寇不敢輕來待大軍至而進彼氣奪矣萍鄉民見援
軍三百人敢前攻皆以為神兵寇散居民村蠶出禦之
英勃搏戰猛銳當者輒靡然見其軍少又輕進相與笑
之乃設伏山坡英勃三百人分四隊以百二十人結陳
居後左右各六十人鈔秀山目率六十人前將踰坡其
弟英俊諫曰前數百里皆寇屯也吾深入勝無所往宜
收兵且退英勃怒曰誤軍事者此等言也夫勝敗社一
決以數十人敗萬眾者多矣若敗賊因收撫難民土地

人眾皆吾有何為而無所往今以持重為名實怯懦豈
兵法乎遂進英俊馳從之果遇伏四鄉圍前鋒芻山寇
皆乘高壓之左右後軍因退走英勃身搏寇被二十八
創英俊被三十創所將六十人者死二十六人英勃兄
弟既力戰死觀者皆感激曰彼援軍忠勇如此吾等何
為不自謀而任賊至此且鄉者之戰使後有繼未渠敗
也前笑英勃者更敬服英勃至今道芻民猶喜言毛軍
戰事而田興恕軍始進屯醴陵界上寇遂陷踞萍鄉六
年正月吉安陷江西界州縣望風瓦解愚民多獻糧
冊輸財物寇設偽吏置津邏而守曾國藩大軍孤居南

昌南康間為羣寇所絀人人寒心謀者皆注意通湖南
廷諭指地圖欲鑿漣牽以通水軍其憂危如此二月
壬辰長佑進攻萍鄉甲午游騎至城下寇隨出千餘人
來攻屯逆擊敗之復追寇至城下寇告急袁州袁州寇
曰來軍雖弱然嘗經陳未可輕也以勁黨千人夜赴之
甲辰平旦分三隊來攻寇將黃衣騎馬扼峽口以督退
者長佑躬將百人繞其後背攻之左右方進戰寇陽退
長佑突從後衝峽口寇將反棄馬奔走於是失勢官軍
爭追寇將寇將保村屋則擲火燒之寇亦擲火拒外軍
火盛反自燒左右寇隊來救寇將已自投火死遂大奔

其夜城寇自遯萍鄉復是日蕭啟江亦進攻萬載破寇
珠樹漳袁州寇始懼秉章聞萬載寇強移田興恕軍往
助之興恕突將敢戰自負其勇以長佑文儒雖隸之不
肯下也遇長佑營官怒其不下馬徑鞭之且自往責長
佑長佑笑謝既至萬載啟江折節下之興恕喜為盡力
萬載僻小寇援不繼土寇頓迎拒皆破潰裨將楊恆升
稍誘城寇得虛實乙卯寇將南走袁州楊恆升入城盡
收所遺財物乃告啟江屯軍城中恆升祖父嘗為萬載
令謹樸為士民所安坐受前任虧空免官縣人醵以償
謝弗取客居縣中以困累死至是恆升竟收萬載贖縣

人異之瑞臨寇聞之忿怒糾黨分三道各數千人期必
取萬載五月甲子攻興恕屯復分鈔官軍迎戰者啟江
率眾擊之皆敗去辛未長佑軍進袁州甲戌寇合崇通
新來眾謀襲瀏陽醴陵斷兩軍後長佑遣要擊破之乙
亥萬載寇攻官軍屯興恕力戰反燒寇屯六月援寇增
黨拒啟江湖北援軍將劉騰鴻等亦自瀏陽進萬載援
寇聞之止瑞州騰鴻進新昌啟江趣合長佑軍攻袁州
城留興恕屯萬載癸卯騰鴻收新昌甲辰啟江攻袁州
城西橋不克乙巳長佑啟江合攻南門寇不出庚戌騰
鴻攻上高甲寅進至瑞州於是自長沙東至南昌南昌

北至九江千里通道如綫八月分宜寇侵上高遂攻萬載田興恕拒走之吉安寇水運餽餉袁州啟江等伏燒其舟十一九月臨江吉安寇合六千自分宜運鹽袁州長佑分三軍要之沈其鹽奪餘貨數百車城寇出救敗之十月分宜寇復來攻益調田興恕及醴陵屯將余星元進擊之遂襲分宜戊申取之袁州城寇疑廣東新至寇戰不力新寇怒謀殺寇將反正辛亥軍攻西門有李能通者陳前歸誠寇益相疑十一月丙辰湖棄城走李能通部黨啟西門納軍遂復袁州俘斬二千拔脅從者二千六百人是時周鳳山曾國荃將六千人攻吉安劉

拔元等二千七百人攻取上猶五縣復分遣啟江部將
劉培元等將千二百人助攻吉安翼通贛水以西啟江
憲上高礮軍與田興恕往攻之長佑進新喻期會臨江
留黃三清將五百人守袁州十二月壬辰收新喻移袁
州屯軍戍之丙申啟江收上高臨江寇屯羅坊聯新淦
峽江土寇南通吉水長佑進軍太平墟欲先攻臨江城
以走羅坊之援啟江屯嬰哥領與瑞州軍相援應二月
己亥吉安寇浮贛泝牽合陸寇鈔太平墟列陳二十餘
里長佑前後被攻屯潰營員左右倉卒不及走多死者
軍奔不可止長佑下馬坐因臥以誓死寇前後至者皆

杜數十步內親軍數騎還擁之潰圍出卓旗收軍士皆感愧自相呼止新喻軍亦出列陳水刃寇以故不追得保新喻軍存者十之一輜重軍實盡喪分宜三縣民士聞敗以為楚將仗公義深入誓死吾等當赴其急傳集丁壯輦運兵米不期而至者七八千人潰軍還走者見民團奮義皆各恥咎俱從長佑於新喻三日軍復抵羅坊寇來攻者不陳而引去劉騰鴻聞敗恐寇併力啟江抽圍軍二千自將救嬰哥領乙巳合屯丙午寇至分四隊渡水大戰田興恕恃勇突陳深入遇伏所乘馬中槍死左手被創騰鴻馳救與俱還亦多所殺傷長佑軍將

劉坤一亦攻寇羅坊斬賊二百寇悉移屯太平墟丁未
啟江進攻援寇寇逆拒力戰破之騰鴻還瑞州留千七
百人助啟江戰守長佑亦資田興恕衣糧三軍和輯士
氣自信秉章增遣江忠義將千人往助長佑檄王珍將
二千人自岳州出義甯南覘寇勢為游擊之師江西亦
遣水軍將劉于濤帥戰船至臨江會湘軍湘軍援江西
者吉安瑞臨軍三萬有餘供億無費皆取之湖南北王
珍既至臨江蕭劉與合軍攻城不利珍以久留師老又
得吉安請援書即引師南渡贛進吉水攻寇水東一戰
破之燒其五屯萬安援寇繞西攻樂安珍移軍往南唐

甯都土寇援吉安閏五月庚寅與珍軍遇沙溪寇恃衆
攻珍營分伏山林間待軍出而夾擊我珍閉壘踰四時
寇終不敢近所伏衆飢皆出將退珍出六百人列橫陳
令精兵三百人先馳衝寇寇爭擊之衆亂珍鳴鼓督軍
俱進寇已失次則還走山隘相擠珍麾而前江西民新
脅附者怯戰不耐敗往往伏地待刃或自刎寇奪氣狂
走追奔四十里壬辰寇約萬安寇合攻珍萬安寇失期
不敢進先至者亦退走珍追之拔民口六百餘衆走樂
安崇仁宜黃啟江移屯太平墟拒破峽江援寇長佑作
長壕自圍與臨江城寇相持甯都寇猶衆王珍進軍釣

峰寇屯溪洲及兩岸連十餘里然莫敢戰逼攻之則爭走礙於水多自投擠尸相藉官軍踐之以渡斬寇大將鹵獲不可勝計於是江西南邊土寇頗復解散其驅民餌官軍者不戰先敗反自蹂害殺之不能止土民脅於軍威亦多避匿不復以從寇為樂而王珍名遂大振號為虎云六月珍進軍廣昌秉章益增新軍千人及胡兼善軍五百助平撫建丙寅吉安圍軍潰退珍攻趣永豐屯藤田七月庚辰朔劉騰鴻攻瑞州城力戰克之騰鴻被創死餘寇奔臨江遏於劉長佑軍己丑崇仁宜黃寇分三道趣樂安撫州寇繼進屯林頭相首尾王珍分軍

屯樂安城敗其前鋒躬率輕兵要寇太平市辛卯道戰破之寇保林頭日夜築壘自固珍休兵一日癸巳進攻林頭寇棄壘南走珍還屯崇仁宜黃間以觸暑轉戰病瘧未進吉水寇乘虛疾東行陷樂安殺知縣靳丹書珍還救寇遜去珍病益甚八月壬戌卒於樂安城吉水寇遂北掠峽江謀西趨袁州斷臨江圍軍後且撓湖南邊以致湘軍時連喪名將劉騰鴻及珍軍皆無主者撫建吉寇勢復張瑞州軍奉檄助攻臨江普承堯為大將承堯故從塔齊布及後從騰鴻皆有功然性矜驕不能獨將前軍至峽江遇寇而潰退羅坊承堯繼至壘未成寇

奄至軍遽北走長佑所遣應普軍者三營從而皆潰承
堯北走屯嬰哥領三營還臨江圍是時王珍舊部分為
二軍留六百人屯安福張運蘭王開化等北出分宜湖
南防將楊虎臣東進至新喻以保袁州蕭軍杜劉軍西
以通新喻屯防軍而遣裨將劉嶽昭助楊虎臣拒羅坊
臨江城寇見三營敗歸則大喜日夜填壕待援至而來
擊官軍蕭軍屯秧田當前敵長佑餘二千五百人守圍
壕朝夕不自保寇勢五倍將士危懼張運蘭等新拔用
固不甯救人以自累且未能自立要視劉蕭為進退癸
亥長佑獲寇謀言援寇數萬屯太平墟刻期約城寇同

攻圍軍城寇皆拔鹿角束兵以待長佑念己軍且腹背受敵諸團丁居民見寇勢盛皆懼不復相保其勢坐困其夜雞鳴令圍軍率十人留三人守壕餘皆裹糧持槍分三隊躬率以進而先約啟江興恕盡發秧田軍來會甲子平旦合軍寇負衆遽出迎戰旌旗連十里軍有懼色長佑約衆嚴陳植立度寇火槍及我而後鼓之李明惠江忠義並馳斫寇寇遽走或曰此偽也宜止勿追明惠等已先陷陳衆遂逐之至寇屯寇將立旗吹角收衆拒戰盧秀峰繞屯後攻寇寇大潰燒其屯四十七俘三百二十人收營帳八百九十張運蘭聞戰亦自新喻

進攻羅坊寇退保富田運蘭扼之峽江西長佑啟江還
圍臨江九月丙戌湖北援軍克湖口軍勢益振十一月
富田寇圍吉水張運蘭赴之解去援臨江寇屢不得志
城寇乃議歸誠結約未定土寇懼誅持不下食盡掘草
根為糧乃謀突走十二月乙卯夜西門開眾議斷長圍
蹙之長佑曰吾從軍有年凡潰圍出走未有能逼者也
任之必自潰若力拒之彼致死以敗我則勢復張矣且
多傷士卒以要無益之功非仁者所為乃缺圍分兩翼
自後驚之寇西走瑞州於道果逃散十不得三四八年
正月長佑以勞疾歸劉坤一代領其軍啟江自領所部

為特將合攻撫州張運蘭王開化等繼進俱不相屬自是援軍分為四矣復增軍助攻吉安柵江作壕期必克蕭啟江既專將則率田興恕等以銳疾深入為能江忠義等效之精捷軍諸將自此起撫州寇謀出章樹復取臨江興恕馳輕騎破之傷亾三百七十餘人二月渡贛收崇仁王開化進樂安辛酉收樂安三月庚辰收宜黃壬午崇仁寇遯啟江等進軍撫州甲午止屯上頓渡乙未城寇逆戰敗之建昌寇見援軍益東遂西出官軍南謀襲崇仁劉坤一要擊破之王開化亦拒之資圭寇不得西崇仁團長汪波率鄉軍助遏寇羣寇屯四鄉者皆

疑懼新寇貪守撫建而石大開憚敗召令入浙以此相
猜啟江因進薄撫州城四月辛亥王開化等南攻南豐
癸丑寇遜丁卯撫州寇棄城東走諸寇皆走己巳建昌
寇南走新城王開化等入屯建昌援軍深入江西自東
境至西境橫軍千里克四名城李續賓克九江李元度
守廣饒水軍防南昌往來彭蠡曾國荃圍吉安所杜皆
湘將皆半資湖南北餉當是時胡林翼駱秉章名為知
兵督撫莫能與為比亦益以平寇自任合奏起復曾國
藩以啟江張運蘭王開化三軍屬之以援浙閩兩湖分
供其軍餉會文宗已詔國藩入浙八月吉安克江西

巡撫奏留劉長佑軍為江西軍屯撫州未幾軍疾疫死者大半仍歸湖南蕭啟江未及行而閩浙寇已掠江西廣東邊窺永州陷郴桂圍寶慶秉章悉留軍屯防啟江追寇入廣西國藩獨率運蘭至景德待吉安軍同出九江改治安徽軍語各杜其篇自五年十月迄八年八月湖南援江西者水陸勇丁萬九千軍餉二百九十三萬前後攻克府縣城曰萍鄉萬載分宜袁州新喻臨江撫州新昌上高瑞州樂安崇仁宜黃南豐建昌府峽江吉水上猶龍泉崇義永新蓮花廳吉安其非湖南供餉者猶不杜此數

援江西篇第十

援廣西篇第十一

湘軍志十一

寇起廣西連十五年乃平廣西財力固乏又仍被兵寇公私如洗民無所安居聞江南羣寇強盛多受誘惑及見脅虜所杜成聚伺隙而出則必闖湖南湖南之援廣西非遠略也與其出而拒之不若入而蹙之之易也援鄰省者入竟或有所取糧至廣西行軍坐營悉資湖南不則軍立潰故其為累也曠遠無已時而其收功也不足以表襮於天下非至忠者莫能為此謀也然其後卒賴援將東下攻浙合勢以平巨寇糜餉於廣西取償於廣東若有天道不斲而報烏乎成敗之數有可察也必

有可勸也咸豐三年五月興安恭城寇復陷其縣城犯
永明零陵江華藍山臨武其時湘軍初興軍政猶因仍
舊例奏遣衛永鎮道防邊會所遣援江西上猶軍張榮
組等攻寇桂東破之廣西寇不復出而永明等縣亦頗
治守備要禽逸寇四年曾軍東下王珍以軍留湖南專
屯防南界而周雲耀趙永年為永桂營將最為知兵灌
賀土寇滋蔓如故然終不北掠廣東紅巾寇自韶連通
廣州勢張甚固不謀度領矣五年廣東官軍稍集紅巾
益北趨郴桂芻及永州掠地至耒陽而桂陽鄉軍起及
永州知府黃文琛明偵候據險要有以待寇王珍軍往

來游擊寇卒破散語在防守篇七年王珍援江西庚申
餘寇復結廣西叛將黃金亮合興安靈川土寇分五營
攻陷柳州桂林土寇蠡起省城戒嚴餘寇且北掠全州
知州蘇鳳文告急湖南湖南宿將盡出征則以蔣益澧
將千五百八十人南援益澧初從王珍後隨曾國藩皆
見謂羸獷不得意以廣西遠且貧無願往者因自請行
五月至全州寇易湘軍遽迎戰益澧所部有從征湖北
者亦易土寇以為不耐戰直前薄之三戰三捷寇奔走
還聚保興安遂圍之秉章先遣段瑩器將裨勇千人從
益澧遣江忠濬將千餘人自新甯來會師寇增召靈川

寇合拒官軍七月益澧等合攻援寇大破之城寇懼棄
城南走丙申復興安興安靈川餘寇合平樂寇據府城
死守秉章增遣黃輔鼎蕭榮芳將八百人出恭城九月
會師自恭城進平樂寇用戰艇依水通糧築屯平樂北
二塘墟沙子街阻險自固益澧盛兵攻沙子而躬率精
兵踰山出楓林石峽衷寇二屯間背擊之因燒寇艇遂
破沙子屯與忠濬等分軍已繞二塘攻城南忠濬緣水
進屯城北寇既失險皆還保城桂林東南北寇連敗勢
衰羣盜分屯柳潯梧慶遠各自為部不相援應益澧等
軍薄平樂城為屯寇馮城唯恃礮以守黃輔鼎彭玉山

率眾攻之手大旗先登中駁死軍乘之十一月壬戌克
平樂當是時湘軍鋒銳甚將益澧遂為名將巡撫勞崇
光奏留督軍而秉章奏助益澧軍餉銀月二萬於是議
增造戰船募水師自長沙造船六十餘火藥七萬餘斤
以益其軍八年益澧軍入屯桂林勞崇光因奏益澧署
按察使時寇起已十年東南軍事日棘竭兵餉於吳楚
未遑問廣西事提鎮備員而已權歸巡撫無所得兵食
率假招撫以愚羣盜羣盜亦利假官令以智愚懦故官
軍亡寇相蹂橫行省地吏不能詰院司寄坐城中守城
將皆盜魁人人寒心益澧至乘湘軍威悉案誅諸桀黠

者易置守軍然後巡撫以下坦然安枕故甘委權於益
澧益澧自五品階官躋兩司不滿歲年未三十志氣輕
傲以英毅自喜既專兵柄以次討定潯梧慶遠盜府縣
官始治民事徵租稅如平時而柳州盜屯踞蟠固自以
水師不能至四出游奔連結洞砦益澧計戰船當由灘
浮鬱泮潭水回復千餘里象柳間岸陝湍急不利水戰
然不絕水斷渡則城不可取也乃具舟修仁令軍士舁
負三版小船陸行九十里置洛青水中載礮建旗鳴鼓
下薄州城南門扼其津渡城寇山盜不復相應遂克柳
州黃金亮走古州八月連州寇復起據賀縣益澧遣裨

將潘家馥蔣榮華往攻之寇攻家馥屯軍潰退平樂榮華屯阻寇不敢還遂北走永明因至永州時論大怪之益澧自將攻賀軍疲復敗寇遂圍益澧鄉民劉鴻生等集團丁力戰拔官軍益澧因得潰圍賀縣陷未幾寇出湖南而黃金亮復走懷融益澧仍還柳州九年春石大開入湖南所過緣邊姦民皆相扇動益澧猶屯柳州捕討旁縣盜大開前隊掠全州崇光檄令回援因分軍留柳猶將二千餘人防北界大開徘徊永寶間遂圍寶慶益澧還省城勞崇光遷督兩廣曹澍鍾為巡撫益澧代為布政使七月石大開自東安掠全州而永明土寇出

恭城益澧出扼平樂寇已大至偵城守設備北走瀧陽
合全州來寇掠興安直攻省城初至者三千餘人三日
眾至數萬省城久不虞寇至是大駭急召益澧全軍益
澧軍雖號五千以餉闕頗短其數又留防柳及敗潰失
伍者過半才將千餘人皆疲乏無軍容學政李載熙居
城中亟詣益澧問方略益澧大言無所詘載熙因上奏
劾益澧侵餉玩寇曹澍鍾亦請援湖南 文宗詔促湖
南赴援降益澧道員而劉長佑蕭啟江復有事於援桂
林矣寇之南犯也諸軍將皆策其必窺黔蜀不注意廣
西及澍鍾載熙等為危詞請援且侵湖南而劉長佑軍

至東安士卒病不能進故以蕭啟江先行八月至興安石大開已西過義甯灌陽寇亦連屯靈川欲俱西走聞援軍至列陳大榕江東西以遏追師啟江進擊之寇交綏因退走益澧裨將蕭榮芳亦自柳州赴援與啟江軍會省城下寇解圍俱趣義甯於是曹澍鍾母喪解官祥奎為巡撫未上澍鍾因奏留蕭啟江防西北而令益澧南出荔浦以防柳州時援皖軍亟奏調啟江詔授劉長佑為廣西按察使督湘軍長佑將八千人自永福西進寇柵柳城西連羅城天河南引慶遠分趨柳州復東犯藤昭平蕭啟江已北還長沙長佑乃南攻柳州十年

正月克柳州民團因收柳城 詔擢長佑布政使增蔣
益澧軍至五千屯陽朔以東規平樂廣東援軍進梧州
寇悉西趨而賀縣寇踞經二歲官軍不遑問復奏調湘
軍將劉嶽昭自江華進攻之三月湘軍將陳品南進富
川戊子復其城嶽昭自富川西禦昭平援寇於春頭源
寇悉保賀縣四月蔣益澧自平樂來會師寇多詣湘軍
歸誠五月軍至賀夾水為屯賀城東隔水有大市曰東
街居廛盛於縣城寇據為柵戊午王月亮李金暘分攻
東街破二丰因燒其壘寇爭走水西謀保城益澧軍先
梯而上己未克之援軍還曹澍鍾奪情已踰年復奉

命督四川軍胡林翼論罷之 詔授劉長佑廣西巡撫
仍擢用蔣益澧為布政使駱秉章將湖南軍援四川未
幾補四川總督於是湖南方謀東征增稅募軍以應皖
鄂石大開餘黨雖往來融灌間率疾過無攻戰之事廣
西茲民亦頗盡靜長佑稍以文治能自固不假鄰援矣
及浙江事急左宗棠亟奏請蔣益澧自助 詔改補浙
江布政使將所部八千人以往益澧自至廣東請餉於
總督勞崇光念其舊功資給數十萬其度領軍勢甚盛
亦懲前事更折節惜名譽遂平杭湖竟躋節鎮焉然廣
西民尤感益澧首功所至為祠祀之山谷間往往而有

故夫湘軍推鋒之功效矣

援廣西篇第十一

援貴州篇第十二

湘軍志十二

自武陵屬貴東於秦時為一郡之地前代別置巡撫然
蠻寇之為患舊矣貴州之政令行官吏則以天下之
財力供給一隅而湖南亦勞於轉輸及於軍興東南困
敝貴州苗民乘亂而起則湖南專受其禍雖欲苟息不
可得也咸豐四年冬興義安順普安土寇紛起陷普安
及安南城貴州巡撫將霽遠督軍遵義討之奏徵湖南
兵駱秉章奏薦韓超徐河清以為貴州不能用其材而
徵調煩費無益其時永順姦民亦掠府城屯聚拒官會
辰沅軍至乃各解散五年十月銅仁舉人徐廷杰以苗

教橫恣假征糧浮勒名扇黨陷城殺知府葛景萊洞寇
和脅者萬人十一月出陷松桃遂攻鎮筵城鎮道城守
乃縱掠而去然麻陽晃州糜爛矣湖南官兵以黔寇烏
合易襲因尾之果散走松桃銅仁復定留兵代戍之大
年將霽遠以同知王敬烈知銅仁因亂株連良懦皆悔
其不反於是五洞團丁起應逆五月攻貴州江口官軍
破之湖南戍兵多傷復增軍往貴州吏無有官銅仁者
乃以知縣彭瀾攝知府以知府楊書魁護貴東道書魁
將三百人以來於道被劫三百人先潰囚書魁彭瀾懼
出走亦獲之鎮筵總兵文安屯界上與銅仁戍軍為聲

援七月寇犯晃州九月松桃石峴苗窺永綏而永從苗
先犯通道黎平六洞苗入靖州復合土寇陷古州廳城
古州額兵四千火器儲積為貴州冠靖州自此無安枕
緣邊屯砦焚毀略盡湖南西防南北皆急秉章以銅仁
寇乘沅水數日可越辰州尤注意銅仁寇攻銅仁城為
戍軍所卻因趨鎮筸以嚴備不得入戍軍將吉隆阿等
襲其屯破之銅仁解圍十月進攻銅仁縣三元屯屯倚
石壁設層堡用土民計繞沱水坪取山徑襲上堡約良
民舉火中堡田宗蕃等攻下堡比至上堡已破寇皇怖
奔散遂克之進攻壩盤裹糧盡掘山薯以食三日援軍

至寇退保三角莊軍從之苗寇離解自潰去拊楊書魁
於寇中悉捕斬諸酋首捷聞蔣蔚遠慚愠仍檄王敬烈
知銅仁以齟齬楚軍戍軍乃歸十二月出軍靖州西北
界討永從苗七年三月攻金山砦四月克之苗繞犯靖
州不得入援軍進黎平增軍攻永從六月收其城饒貴
州將韓超軍銀三萬駐軍黎平招撫六洞苗八年三月
廣西懷遠盜合古州苗扇脅都勻石阡清江諸苗麇聚
黎平遣田興恕助拒之俘斬甚衆時鎮遠復陷而思南
教民倡亂分三部思南為白號銅仁為紅號思州為黃
號皆持天主教以惑衆分犯銅仁晃州苗教屯聚至數

十萬援軍枝柱思州清谿玉屏邛水間頻以捷聞九年
石大開犯湖南悉兵防永寶檄古州援軍還八月大開
走黔邊思州苗紛起響應乃復議攻思州九月破風崖
等五屯進收鎮遠苗間官軍至輒棄屯走收其空城蓬
蒿没人又分軍進黎平偵大開所至為防以田興恕為
特將十年寇自甕安犯遵義土寇陷平越延及龍里貴
定省城危急興恕改道出銅仁石阡徑赴貴陽三月軍
行鎮遠苗復攻邛水天柱援軍退還黔陽是月詔擢
田興恕以副將署貴州提督增軍滿二萬悉由湖南轉
餉六月辰水道罹誅以習邊事由按察使署巡撫命

駱秉章督軍四川既受代而秉章察誥浮情奏劾罷官於是議者稍稍疑援黔軍未盡可用而周洪印戈鑑之徒適有平茶之敗退屯靖州十一年三月黎平苗出圍靖州掠通道綏甯石大開餘黨從之復走義甯靈川諸軍皆南防五月苗圍攻銅仁朝議慮石大開脅苗寇大出為楚蜀患尤重貴州授田興恕欽差大臣以湘軍將江忠義為貴州巡撫興恕忠義皆年少英銳以為功在指顧湖南巡撫毛鴻賓奏留忠義防西南邊猶以部將待之又以興恕起勇目佩欽臣關防陰奏劾此兩人自駱秉章後湖南巡撫權重會興恕捕斬天主教主法

琅西愬之奪官更以江忠義為提督韓超為巡撫忠義
將軍自廣西赴安徽俄病卒興愬後出四川吏議當遣
戍貴州自此不振十一月石大開連陷會同黔陽辰沅
大震同治元年正月寇西走援軍始復進麻陽三月石
阡銅仁苗寇攻貴州鎮道軍屯悉破之遂攻邛水戍軍
援軍進據銅仁寇南掠松桃北攻天柱鎮箠總兵分部
防守邛水戍軍潰退增兵防晃州 詔責韓超田興恕
專恃援師負疆寄五月復徵水軍扼沅水自石阡至思
南苗寇勢最盛諸援軍率以數百人為一營多至數十
營不相統制以斬級焚砦報捷者日有聞其地形兵勢

雖土人莫能明也七月軍進天柱邛水寇散走收其城
八月攻漢砦漢砦者寇魁姜映芳所踞十餘年官兵不
能至至是乘勝招撫砦故深入無阻既逼砦擲火燒
之若寇無火器惟恃刀石火起皆踰砦逸去保清江援
軍憚瘴毒皆還晃州分偏師援銅仁二年正月思南石
旣苗教合踞荆竹園攻陷印江與銅仁寇結連分犯清
谿玉屏三月清江苗陷古州攻黎平芷江黔陽姦民潛
受誘惑浸淫及於內地矣八月石大開餘黨自酉陽入
永綏掠會同綏甯走廣西軍皆還救十月復出援黎平
三年貴西苗寇陷開州修文貴陽戒嚴時張亮基巡撫

貴州益以貴東委湖南二月援軍收古州益西攻都江而台拱清江苗眾屯聚深固莫敢直進乃益繞越深入以為功苗以此并輕湘軍當入寇輒叩壘門呼曰吾當往攻汝湖南矣既掠歸復謝曰多擾汝湖南巡撫惲世臨起曹司躋大官唯倚趙煥聯以言兵諸援將深相結幸苗寇無遠略以故援黔軍比之援江粵者殊絕而勞費尤久五月天柱玉屏復陷七月犯沅州掠沅靖五縣十二月官軍復收玉屏大徵諸軍屯沅晃始有意於整軍已奏用趙煥聯矣四年二月惲世臨罷李瀚章為巡撫朝議以洪寇平將合四川湖南財力經營雲貴會

有叛軍逸寇之防重戍東南邊五年春乃議援黔援黔
大將兆琛周洪印為最諳習自黔事起領軍幾二十年
琛以知縣至湖南按察使貴州布政使洪印以千總至
總兵專其任日益無效靖州受苗寇沅州受苗教兩寇
而石阡荆竹園勢盛沅防尤急乃仍用琛備苗而別起
用李元度募新軍率洪印先攻荆竹園貫東之用兵也
皆步步值寇巢丰彼各自為戰官軍大至則皆走少則
不敢進精兵無所施勇疲卒則為所乘元度銳意攻砦
寇踞險自保時乘雨夜盜掠軍卒或方寢而失其頭及
行陳林箐中暗傷斃者往往而有其合戰未嘗不勝荆

竹園驟不易下也前將失職者乃流言以為琛等無過
苗寇往來自如邊縣仍失仍復不可勝紀六年夏劉崐
為巡撫九月上奏曰兆琛等兵勇三萬歲糜餉二百萬
名為大舉援黔而境內之患更甚於前沅晃鎮守黔麻
靖會幾千里無安居軍法不立故也援師例受賞而不
議罪失城若咎歸貴州復則上功是故貴州之蹂躪皆
援軍之勲績也兆琛身任黔藩鎮遠失守不審機宜周
洪印駐軍沅州賊至移屯托口賊退托口復回沅州取
巧避兵曾不知恥請免兆琛官議洪印罪遣散所部酌
留三營屯防布政使銜李元度久攻荆竹園曠日無功

奏先奪一階而更薦席寶田募萬人援攻貴東 詔皆
報可於是人始知法十月寶田軍至沅州將合攻荆竹
園十一月天柱苗出攻會同寶田裨將席啟庚方攻天
柱間警曰此苗寇故智也彼狃於軍出不還救悉所部
三千人追之分六道要遮前後苗窮相聚保谷中啟庚
獨領五百人入擊之道陝中伏戰死壘繼昌自會同出
苗乘勝引去苗酋張秀眉語羣苗曰苗疆危矣往日官
軍敗則走今深入尋戰此癡軍也汝曹謹備之李元度
聞寶田至則急攻荆竹園破劬砦二十五水軍將許寶
坤破劬砦七益作屯逼之十二月辛卯寶田進軍石阡

與元度察地形當據北岡園砦乃可破元度進作二屯
寶田列陳待戰寇爭岡攻李屯席軍遽退元度新壘不
能固遂棄屯敗退明日寶田率軍因李屯而屯寇復來
攻拒走之既得北岡寇無復固志七年正月元度寶田
分攻園砦東北手薄門爭柵元度裨將黃元果先登遂
克荆竹園白號黃號教及石大開餘黨悍者俘斬略盡
捷間言黔事者皆驚喜以為奇功元度進屯偏刀寶田
進轎頂破三十六砦撫定者百有十收民口二萬八千
奏言所定府縣隨營委賢能人員攝守令且奏薦葉兆
蘭著貴東道事下貴州巡撫曾璧光璧光奏如劉崐所

言二月張秀眉犯晃州三月犯沅州麻陽寶田還軍銅
仁元度留石阡平餘寇榮維善南趨鎮遠道還東要沽
于沅州寶田要苗麻陽皆先斷其歸路乃力戰皆大破
之苗前以深入疾還疲我援軍恐其擾善地不敢遏故
屢得志至是大創終不復東犯矣黎平永從苗乃謀襲
通道戈鑑龔繼昌擊走之寶田至沅州會軍四月癸巳
泝沅水西行壬寅克頗洞癸卯克德明甲辰克台笠乙
巳克砦頭駐軍為大屯以攻台拱初兆琛之援黔也久
屯八弓八弓去砦頭二十里而近然游騎不敢望砦頭
寶田既作屯羣苗大恐十二酋長分部作屯相保黎平

又告急遣龔繼昌往守之李元度師會四川援軍於偏
刀降七十八砦閏四月辛亥克偏刀元度告歸汰其軍
留三千人悉隸席寶田寶田以繼母喪歸仍起督軍以
榮維善暫領其軍事黃平麻哈清平苗援台拱合攻砦
頭大營別襲德明分拒破之維善率數百人夜攻石隴
苗駭潰苗之來也黨雖眾其戰地險阨即敗不能多死
傷官軍恆聚攻之故散佚為害一日數十警二地數十
敵非精軍莫能散戰而維善尤善出奇用少苗以是大
困五月江口苗繞攻清谿六月攻荆竹園七月攻上河
皆為屯軍所拒破寶田議曰台拱苗最彊破台拱則羣

苗披落矣右鎮遠而左清江台拱之兩翼也不取兩城不能規台拱不通砦頭左右不斷賊援不能克兩城不悉平砦頭前路不能通道然專注砦頭苗乃從他道內侵文法吏反得持長短衆論喧譁軍餉不繼則事敗矣宜增兵處處為防而後可以言戰乃上書劉崐請益萬人議者皆以糜餉甚鉅而平苗無益又軍例將五百人者將雖廉平猶歲入三千金凡議增兵皆利其所入疑寶田欲專大利然無以難之乃出省城防兵附以沅北戍軍不隸寶田者為萬人以黃潤昌為大將鄧子垣副之出晃州北路而令寶田專南路寶田語榮維善曰言

苗事者必曰鷓勳此勇夫名將之事也夫鷓勳者縣軍
深入飢因敵糧夜宿敵壘行不持營帳居不依城砦軍
不時出出不時反乃可以入穴得虎而申其威力然其
敗莫救徒有策無能行之者此岳鍾琪張廣泗之所以
擅能惟君可以繼之維善奮請行率所部轉戰山谷間
自大營南取清江廳百餘里縣軍五日苗偵者率莫測
所鄉時越大砦攻小砦或已過復還驟至清江北岸城
苗望之以為其部眾叛鬥已知官軍乃大驚嚴備將渡
沅官軍已去時十一月大雪軍中亦不知維善軍所杜
俄而還營簿功屠七砦撫四砦砦頭南路平乃謀北通

鎮遠攻抱金破七砦西通松柏洞苗合圍其屯方戰維善已先率唐本有等伏屯外卷旗單山行反圍圍軍所殲仆相望十二月襲稿繞稿繞兩山險絕無路眾曰此絕地也維善曰苗處絕地獨我絕耶此所謂兩鼠鬥穴者也遣蘇克金先據右山唐本有自下攻而上維善橫貫其陳苗大潰顛自死者無數砦頭北至鎮遠八十里苗砦悉空黃潤昌聞之馳至思州遂攻鎮遠城鎮遠城分府衛然久圯苗長於守砦其踞城者無固志潤昌方平江甯遠部軍氣盛直薄城梯攀而登江忠珀先上苗擊之殲軍繼入者不可止立克鎮遠劉崐知苗事將定

復奏請 詔廣西合兵移戈鑑軍助清江八年二月維
善軍進渡沅清江苗有二大砦自古負固雍正中總督
鄂爾泰督大軍二萬圍攻公鶩屯董敖屯數月公鶩破
董敖卒不能下以停軍久無以報 朝命招撫之而還
羣苗恆以自詫曰吾輩不知何者為反以兵來則戰以
好來則撫飢則掠怒則殺耳吾不擾官官乃擾吾唯有
彊者勝耳維善至乃先越山攻董敖一鼓破之還攻公
鶩又破之諸苗砦百七十八望風俱下清江廳城苗先
出走入撫居民皆以為重見天日施秉苗震怖乘勝襲
其旁砦收施秉西北破餘慶四川援軍已至黃平官軍

阻苗才六十里 詔湘軍亟進疏通驛路於是黃潤昌
鄧子垣促維善會師維善乃還大營悉集所部六千人
合李元度舊部二千五百人與潤昌子垣所領萬人合
攻苗自施秉進三十里曰白洗又三十里曰甕谷隴皆
大砦所至悉下維善私謂潤昌曰吾軍不立營幕利杜
用少今連軍大進維善六千人精銳久疲且宜休士贖
糧乃可進也潤昌雅重榮提督因止壘不進軍中以為
功杜指顧疑維善欲專功以激潤昌潤昌先出時受劉
崑戒及布政使李榕言專主防邊於道得寶田書盛推
之大喜乃進戰戰又連勝寶田反與書戒勿輕敵其意

頗愠至是入衆言則變計令拔營維善亦愠且笑曰以我不能進耶反先發甲午度黃鵬山徑斗隘行者頂趾相接苗憑山拋石擊官軍維善疾行先出險潤昌軍初見擊石仰望兩旁山盡苗衆以為陷伏即駭退爭道相擠苗徐繞下截出呼譟軍遂大奔人而下潤昌再失馬與子垣俱死維善遣蘇元春往援亦潰退維善久待乃聞潤昌等敗死乃大憤怒袒衣持刀入求其尸獨親兵二百餘人從入遇已潰軍行亂苗益至聚者幾千數前後道斷維善苟保一山苗圍之久乃急起潰圍出反攻山間苗砦破之得其飯及飲復出縱擊三圍三潰

終不得脫苗列炬夜守之凡三晝夜維善與二百餘人盡戰死其餘軍先走者乃皆無恙鎮遠敗聞湖南大震而苗方幸休息終不入犯寶田論潰軍罪於坐叱下蘇元春縛欲斬之眾愬元春戰狀乃釋與徐啟瑞等皆令從戰立功以贖死四月乙卯寶田夜攻稿米閣行五十里徐啟瑞戰不力立斬之軍懼即攻破其砦遣軍分守鎮遠及施秉寶田仍還砦頭廷議憂苗疆乃更命李鴻章以平捻師移討貴東鴻章奏以轉餉運礮遠阻為難仍議以席寶田當前敵而開幕府於沅州會有天津事不果來援軍易將又二年所進道皆非琛等所至攘

辟無百里入夏則避嶂氣休兵待白露軍士猶多物故
寶田軍伍例鈔額軍萬人不及七千言者藉藉爭欲罷
寶田減援師雖藩司亦怨巡撫而劉崐持之益堅復奏
言苗巢深險度兵勢必分三道一從清江徑指台拱一
從砦頭進故施秉城取施洞一從施秉渡沅簡瀨弱罪
奔潰更增兵萬人立援黔營務處以張自牧領之專司
轉餉五月黎平苗攻屯軍龔繼昌黃元果合拒之六月
戊申進破廖洞辛亥破冰洞七月刈其禾九月克勝秉
城始達施洞十月苗犯鎮遠鄧善燮自清谿赴之苗引
去龔繼昌等攻抱巖九砦克之思州苗出攻州城蘇元

春曰思州城非苗所利此必見官軍益西而欲襲天柱也潛師北還果遇之高浪拒破之九年三月大合軍攻施洞分四道皆力戰苗遏洞口發礮礮然自炸乃走九股河宿平敏又追之走白土是時苗地曰蹙苦攻鎮遠以求招撫黃仁遺力戰城下施洞既破南北軍哨旗相望乃進施秉苗踞涼爽城復緣水作七屯堅遏兩軍四月戊戌悉克諸苗屯白洗苗急來援庚子敗去甲辰復至寶田率大軍躬破之苗奔班鳩倚瓮版苗遣三軍並進苗不能相救皆破之四川援軍進至黃飄白洗瓮谷苗始中絕約四川軍將唐炯會師岩門唐炯者貴州名

家子以守城知兵自知縣至道員負氣直言蜀事既定督藩稍裁之議援軍可還專濟餉使貴州自戰炯聞之遽騰牒抽軍寶田惜其功垂成飛書留之且上書劉岷請奏飭四川毋得輕退奏未上炯軍已還故白洗苗復聚清平重安皆陷八月龔繼昌定施洞北岸諸砦寶田請先攻台拱專注力南進貴州之亂也撫藩諸官困於孤城數十里外為政令所不及上奏唯乞援請餉援軍交進而協餉罕至以故得地不喜失城無罪則亦不憂四川知其情則請月致餉五萬罷援軍俾貴州自募師討捕文武官貪得其權欣然許之四川援軍遂罷湖南

專任苗事矣台拱砦百計革夷最大十月丙午先攻革
夷劓三砦夜薄之皆潰苗酋方杜革夷聞敗奔歸丁未
革夷破分略左右諸砦交農最堅寶田自攻拔之丁巳
至台拱廳城苗不守而走己未進軍九股河九股黑苗
者自楊應龍以來頻拒大軍皆以深阻約降而退官軍
未嘗入其境寶田銳意滅之論者多主撫乃分別招討
十二月雞講苗請歸化專討丹江用兵三月平苗砦二
百一十丹江諸苗固馴弱十年三月庚子丹江平四月
軍進凱里凱里者疆於台拱苗台拱昔所倚為援者也
見台拱破收餘衆使居全洞辛酉官軍屯方索坡望全

洞凱里險固斬絕而官軍經百戰所破砦千數殊以為
易與寶田以用兵久湖南倦於餉軍欲必破凱里而罷
兵悉召諸將勉之期明日破苗而會食壬戌旦雨軍皆
出苗恃險坐甲而守寶田親鼓之諸裨將皆先進以率
士苗拋石下擊多傷者莫肯先退乃直薄砦下苗用長
矛挑刺而官軍火槍仰擊死傷相接攻久之不下乃令
諸軍更食迭戰唐本有者寶田里人也其名望杜蘇元
春龔繼昌左於席軍為下中方食間其部將死輟食袒
而起遂馳至砦垣猱攀而升諸軍方小卻苗意怠愕出
不意本有既登諸軍謀從之苗驚潰踰砦跳走顛死踐

仆無數既克凱里全洞從而潰并克之得官印以百計
遂乘兵威悉脅收二百餘劬砦還軍施洞沅水南北岸
乾隆中所設六廳城皆復進麻哈定黃平苗事略定寶
田卒感瘴病風痺劉崐藉其名以統諸將未之易也苗
酋張秀眉邀保雷公山甲申進軍逼之丙戌克其前砦
丁亥克山下砦戊子秀眉邀燒其屯五月攻苗砦十二
分兵徇劬砦皆下之軍益西進八月苗糾殘眾謀襲雷
公山要擊走之苗悉眾保黃茅十月進攻之破其要隘
十三砦直攻黃茅苗守一日夜潰走得屯糧以供軍張
秀眉益不振而劉崐坐公事 朝命總督察之意不樂

議寶田者益藉藉十一年布政使王文韶為巡撫議汰
席軍以負軍餉數十萬無以償之猶豫未忍決張秀眉
致書八砦苗將扇亂以自救八砦苗官拒其使二月襲
繼昌攻巖洞降其酋義忘使偵秀眉隨所至而攻之破
八砦秀眉獨將數十人匿烏鴉坡生俘之斬以徇苗砦
孑者十之二皆良苗其能劫掠精壯者殆盡貴東盡平
捷聞乃罷兵用陳寶箴計使諸營官自請半餉所當領
銀三十六萬悉輸之 朝南方軍事告竣猶留防軍中
沅西凡四將五千人苗時小有反覆不復能為亂矣

援貴州篇第十二